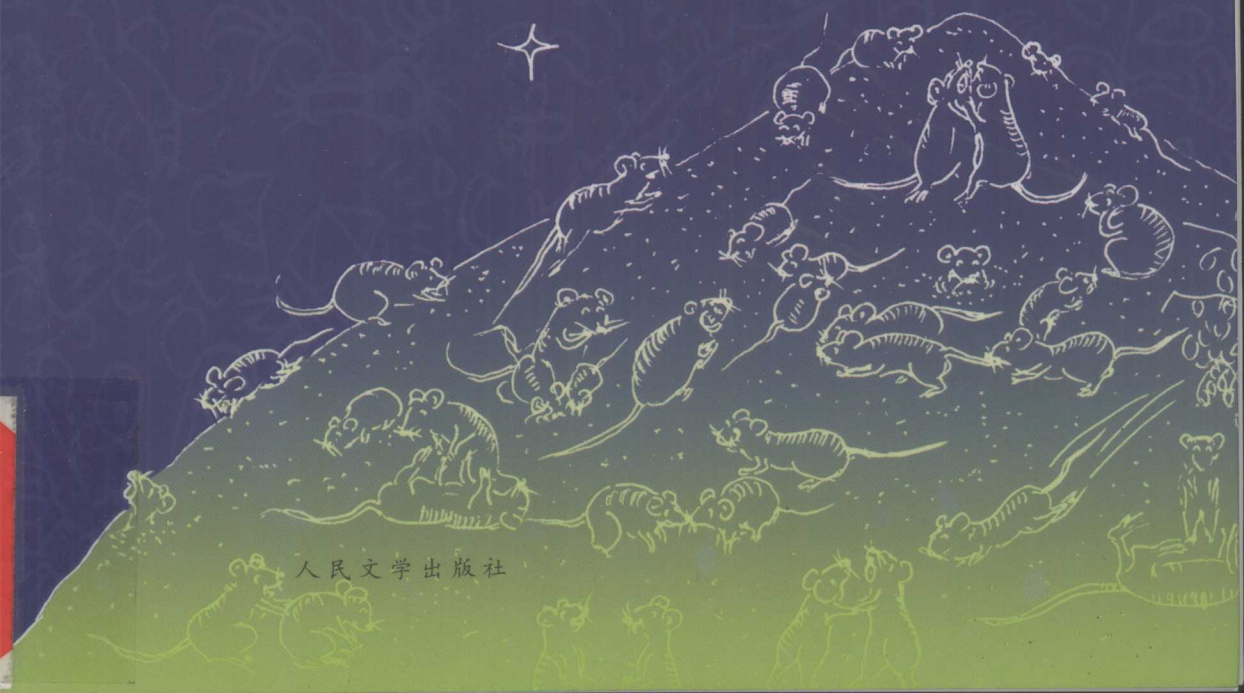


地魂鼠侦探



姬肖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0309570

地魂鼠侦探



姬肖兵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魂鼠侦探/姬肖兵 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ISBN 978 - 7 - 02 - 006656 - 8

I. 地… II. 姬… III. 儿童文学 -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16176 号

责任编辑:马玉梅

装帧设计:黄云香

责任印制:李 博

地魂鼠侦探

Di Hun Shu Zhen Tan

姬肖兵 著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240 千字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25 插页 2

2008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ISBN 978 - 7 - 02 - 006656 - 8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教室里来了一只大老鼠	(2)
鼠仙生了四个小崽	(18)
小老鼠历险	(27)
初步骗过了妈妈	(43)
我变成了老鼠?	(53)
苏校长是女福尔摩斯	(64)
鼠博	(76)
又一个老鼠梦	(90)
小仙子胜利大逃亡	(110)
老鼠实验室	(117)
最残酷的动物	(140)
老鼠大学	(148)
秃尾巴鼠王	(160)
老鼠和人谁野蛮	(174)
鼠博终于相信了我的梦	(181)
万耗山	(199)
破烂侠客	(212)
谁去卧老鼠的底	(221)
活了上亿年的老祖	(243)
地魂侦探	(259)
她说我也做了老鼠梦	(274)
你见过地魂鼠吗	(283)





这是一段离奇的经历，它像影子一样跟随着我，挥之不去，搅扰难安。我决定把它写出来，公布于众。



教室里来了一只大老鼠

那年，我还是一个六年级的小女生。我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个星期一的下午，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苏校长走进教室，她手提一个大纸袋，昂首阔步地走上讲台，用威严的目光扫视了全班，然后从纸袋里掏出厚厚的一叠卷子，重重地往讲台上一放。我立马明白了——这节课又是做卷子，唉，天天做卷子，烦死人啦！

我们的班主任——教语文的刘老师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学校一时找不到代课老师，苏校长就亲自出马来教我们语文。可苏校长太忙了，自从她代课以来，老是让我们做卷子，上课做，自习做，班会还得做，回家更得做，大家都做烦了。

苏校长把卷子分成几份，放在前排同学的桌子上，随后就出了教室。同学们开始从前往后传卷子。要是在平常，教室里早是一片闹哄哄了，可这会儿谁也不敢作声，谁不知道苏校长的厉害啊！她就像一个隐身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无声无息地出现。

提起苏校长，大家都惧她三分。她的脾气特大，就像一座活火山，随时可能爆发。人长得倒蛮漂亮，五官端正，体态匀称，可脸上不见一丝笑容，特别是对我们，总是凶巴巴的。我最怕她那双眼睛，总是放出一股凶光，就像饥饿中的猫头鹰。一看到那双眼睛，我就会不由自主地低下头，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同学们懒洋洋地传着卷子，故意把纸弄得“哗哗”作响，好像在诉说心

中不满的情绪。一个同学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接着，又一个同学打了一个，接下来，同学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起哈欠，就像得了一场哈欠传染病。这场面可真滑稽，我禁不住要笑，可嘴巴刚刚咧开，就“啊——”的一声，也打了一个大哈欠。呵呵，我伸开双臂，好舒服啊！卷子还没传到我，哈欠先传过来了。

忽然，我悬在空中的手指触到了什么东西，顺手一抓，是个纸团。我一愣，随即就明白了：这纸团是胡求发扔来的，但不是扔给我的，而是扔给罗大峡的。罗大峡坐在我右边，胡求发坐在我左边，我呢，自然坐在他俩中间，教室最后一排只有我们三个人。

我很少和身边的两个男生说话，我不喜欢他们。尽管我和他俩一样，也是这学期才来到班里的，但我和他们不同，我是转学来的，而他们俩，一个是留级生——留了两级的留级生；一个是借读生——农村户口的借读生。同学们都看不上他俩，我也懒得搭理他们。不过，他俩倒打得火热，上课常常传纸条。有时候，那纸条落到我的课桌上，我就用手指把它弹得老远，就像对付一条讨厌的毛毛虫。

然而，这次我没像往常那样把纸团一弹了事，不知脑子动了哪根筋，我想也没想，就把纸条打开了。

“大老鼠又来了”几个歪歪斜斜的大字映入我的眼帘。

什么大老鼠？我纳闷，转头去看胡求发，他贼眉鼠眼正往前瞧，我抬头一看，啊，不知什么时候，苏校长又回到教室里了！胡求发好大的胆儿，居然叫苏校长“大老鼠”！我心里一慌，忙把纸条捂住，偷眼去看苏校长，只见她眼睑低垂，嘴角紧绷，正站在讲台边写什么，并没注意我们这边，我提着的心这才落下了。

胡求发真够弱智的，苏校长哪里像老鼠啊，她特像猫，一双又大又亮的眼睛，一只又小又圆的鼻子，外加一副黑框大眼镜，再配上一张团团圆圆的脸，哈，怎么看怎么像猫。而且，她不仅模样像猫，走路也像猫那样悄然无声。这么一想，我心血来潮，大笔一挥，在那纸条上画了一只猫——一只戴眼镜的猫。

我酷爱画画，至于受到什么程度，翻翻我的书本就能知道，几乎每一页都有我画的“插图”。我尤其善画猫和老鼠，因为我爱看漫画《猫和老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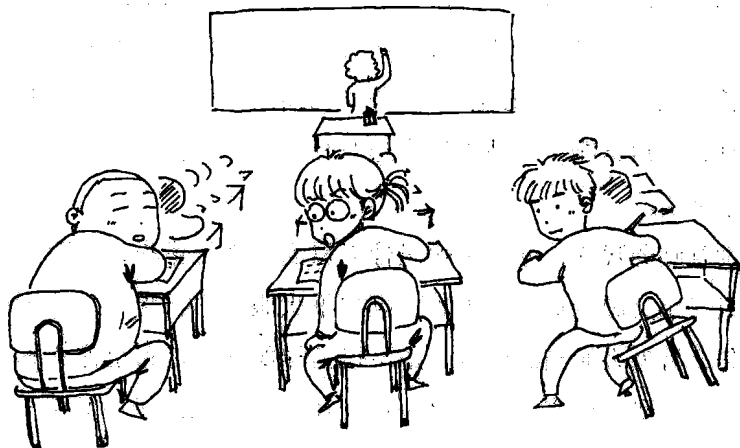
经常模仿着画。只要我的手腕随意动几下，猫或老鼠就会跃然纸上。

画完猫，我又画了几只老鼠，它们正战战兢兢地听猫训话。我正画得兴起，冷不防一只手伸过来，抢走了笔下的纸。我吓了一跳，扭头一看，是罗大峡，他把纸条攥在手里，鼻子筋筋着，似笑非笑地看着我。我这才想起来，那纸条是胡求发扔给他，被我空中拦截的。我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这小子，看着蔫唧唧的，没想到出手还挺快，哼，准是胡求发指使他干的。我气呼呼地转头去看胡求发，却见他趴在桌子上，脑袋向后拧着，眼珠往后斜着，好像在看什么东西。

我也好奇地转过头。天哪！这一转头不要紧，我的脖子就像拧了筋——转不回来了，眼前的一景，把我给定格啦！哇，我看见了什么？是一只小老鼠？没错，是一只圆乎乎、肉滚滚的小老鼠，就在教室后面的簸箕里！

我的眼睛瞪大了，眉毛飞扬了，嘴巴张圆了，几乎要叫出声了，然而，我的声音窒息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只老鼠，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老鼠，我是说活生生的老鼠。以前，我只在电视和漫画上见过老鼠。在我的印象里，老鼠的形象就像卡通片中的那样，有一双明亮亮的大眼睛、一张俏皮的尖尖嘴、一双圆圆的大耳朵，一副顽皮可爱的样子。而眼前这只老鼠，尖突的嘴脸，绿豆般的小眼，肥墩墩的身子，灰不溜的皮毛，好丑好丑啊，一点也不可爱。



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好好地看看它，毕竟，这是我第一次见老鼠啊。于是，我学着胡求发的样子，趴到课桌上，有了前排同学的身体做掩护，苏校

长就看不到我了。

只见那老鼠在簸箕里乱翻着什么，好恶心耶！我不由捂起了鼻子。哎，它找到什么啦？像是一块饼干。它用两个小爪子捧着，小口小口地啃起来，小嘴动得飞快，还不时警觉地看看四周，仿佛做了贼一般。我暗暗地笑了。哈，它好像知道我在笑它呢，一双小眼睛盯住了我——不吃了。我忙朝它点点头，努努嘴，它把小脑袋一歪，像是在判断我是朋友还是敌人。

盯了一会儿，大概看我不像坏人，它又继续吃了起来，我不由吃吃地笑了，真有趣啊！哎，它又找到什么啦？哦，是一个干脆面袋。它把爪子伸进袋里，掏出一小袋调味汁，鼻子凑上去闻了闻，又扔掉了，可能觉得味道不对吧！我嘻嘻笑了。它再次在簸箕里翻腾，又找到了一包吃剩的袋奶，袋口还露出一截吸管。它用嘴巴叼住吸管，慢条斯理地吸起来，那神态让我想起班里的一些女生，她们吃袋奶也这么斯文，没想到老鼠也懂得优雅，我几乎笑出了声。

那老鼠吸了一会儿奶，大概吸不上来了，就用两个前爪挤压塑料袋，一点一点地往外挤，一边挤，一边舔，挤呀舔呀，舔呀挤呀，直到手里的袋奶变成了一张薄薄的塑料皮。哇，这也太稀奇啦！我正暗暗惊叹，耳边传来哈气般的声音：“它就要生了吧？”说话的是胡求发。

生了？什么生了？生什么了？那轻飘飘的话语，一下子触动了我的神经，我下意识地去看那老鼠的肚子。哇，它的肚子好大呀，圆鼓鼓的，就像一只吹胀了的气球，眼看就要爆炸了似的。我顿时明白了，它是一只母老鼠，马上就要生小鼠崽了！这么一想，我又一次震惊了，死死地盯住了它的大肚子，生怕会有小鼠崽钻出来。

忽然，一个什么东西滑了过去，就在离老鼠不远处停住了。我定睛一看，是一块口香糖。不用说，那准是胡求发扔过去的，他是我们班的零食大王，衣兜里总是装着各种零食。瞬间，那母老鼠的目光对准了口香糖，开始蠢蠢欲动，慢慢地朝糖爬去。它的大肚皮颤悠悠的，几乎碰到地面，四只小脚爪藏在肚子下，像只慢吞吞的小乌龟。

哇塞，我一眼看到了它的尾巴，那尾巴好怪啊，一圈一圈的，还闪着光泽，就像一根弹簧！我正诧异得要命，那母老鼠蹲坐下来，尾巴也松弛下来。它拾起口香糖，几下就剥去了糖纸，把糖塞进嘴里，动作干脆又麻利。它的





小嘴不停地蠕动，看样子吃得有滋有味，连糖纸落在那膨鼓鼓的肚子上也不在意。我注意到，它肚子上的毛是白色的，爪子也是白色的。

嚼了一阵，大概觉得没了甜味，小老鼠把糖胶吐到了前爪上。它甩了甩前爪，大概想扔掉糖胶，可糖胶粘到前爪上，甩了几次也没甩掉。它用另一只前爪去摘，这样一来，糖胶又粘到了另一只前爪上。它又用空着的前爪去摘，结果可想而知，糖胶又回到了那只爪子上。它就这样捣来捣去，怎么也弄不掉那该死的糖胶。后来，它又用鼻子去摘糖胶，糖胶又跑到它鼻子上了。

看着它那白花花的鼻子，我都快乐死了，但又怕笑出声，只好把嘴巴压在胳膊上。我偷偷去看身旁的两个男生，嘿，他俩也捂着嘴巴，笑得一颤一颤的。正笑呢，就见小老鼠的尾巴翘了起来，螺旋形的尾巴忽地拉长了，从身后直弯到了头顶，接着，那尾巴尖轻轻一够——把糖胶从鼻子上摘了去。

不用说，那糖胶又粘到它的尾巴尖上了，它该怎么办好呢？我不由得担心起来。可没容我多想，只见它把尾巴一甩，刷的一下，糖胶飞了出去，“梆”的一声，啊，不偏不斜，正砸在教室前黑板中央，粘在了上面。

同学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声响吓得一震，抬起头来。不好！苏校长看我了，她朝我走来了。我慌忙低了头，飞快地抓起笔，在卷子上乱划起来。写的什么，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只感到苏校长正一步一步向我逼近……

“站起来！”苏校长一声大喝，犹如在头顶上响了一声炸雷，我腾地一下就站了起来。同学们都齐刷刷地回头。

苏校长的目光咄咄逼人，但没对着我，而是射向了胡求发。“你！”她指指胡求发，“还有你，”她又指指罗大峡，“你们两个，给我站起来！”说完，她朝我压手，示意我坐下。

我战战兢兢地坐下了，脖子发硬，身子发僵，仿佛被钉住了。胡求发扭着身子站了起来，接着，罗大峡也站了起来。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干什么呢？”苏校长厉声问道，“别人都在做卷子，就你们俩贼头贼脑……”

谢天谢地，苏校长没发现我，我暗自庆幸。

“罗大峡，你手里拿的什么？”苏校长边说边朝他走。

罗大峡想收起手里的东西，但苏校长手疾眼快，已经一把抢了过去，“我说过多少次了，上课不许传纸条，不许！”她大声说着，把手里的东西举起来

抖了抖。

不得了，是那个纸条，上面有我的画啊！完了完了，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

我直勾勾地盯着苏校长，心里怦怦打鼓。不好，她把那个纸条展开了！她的眼睛瞪了起来，眉毛立了起来，一场火山爆发不可避免了，我的心哪，跳到了嗓子眼！

“谁画的？”几秒钟的沉默后，“火山”终于爆发了。

教室里静得可怕，同学们连大气也不敢出。

“说！”苏校长的吼声震天动地。

罗大峡一声不吭。

“说啊！”苏校长恶狠狠地盯着罗大峡，像是要一口吃掉他。

罗大峡还是不作声。

“罗大峡，你说不说？”

“报告老鼠，”胡求发忽然开了口，他指着我，“是她——”

我的头“嗡”地涨大了。



“哗——”，就像炸了锅，教室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大笑。

怎么啦？我懵了。其实，我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人。别人认为不可笑的事，我能笑上半天；别人认为可笑的事，我能笑得背过气去。即使在很严肃的场合，我也能找到笑料。记得有一次，我考试没考好，爸爸狠狠批评了我，我





知错地低下头，一眼看到爸爸脚上的袜子破了洞，两个大脚趾露了出来，就像两个小人的脑袋。我顿时笑得昏天黑地的，为此爸爸气得动手打了我，妈妈也说我没心没肺。唉，没办法，我就是这么个人——天生爱笑。

然而这一回，尽管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我却没笑，我被刚才的突发事件吓傻啦！

“不许笑！我看谁还笑？”苏校长声嘶力竭地喊。

教室里安静下来。

“胡求发，你又长本事了，学会骂老师了！”苏校长咬牙切齿地说。

听到苏校长这样说，我这才意识到，胡求发刚才说话走了嘴，把“报告老师”说成了“报告老鼠”。我立马咧嘴想笑，但随即又忍住了。不能笑，这时候如果笑，非成倒霉蛋儿不可。于是我紧闭嘴唇，竭力板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可我越憋，就越想笑。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滑稽的又一幕出现了：坐在我前面的何苗苗，鼻子里忽然冒出个大泡泡，忽地涨大，忽地又破灭了。

不行，我说什么也憋不住了，“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我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咬住嘴唇，拼命控制自己，任凭嘴角不住地抽动。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我嘴里还是发出了一阵“咕咕”的声音，就像鸽子在叫。同学们都纷纷朝后看——被这古怪的声音搞糊涂了。见他们都是一脸的迷茫，我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嘴巴，“嘎嘎嘎”地大笑起来，就像一只大鸭子在欢叫。



我这一笑，又一次触发了同学们的笑神经，全班又是一阵爆笑。我笑得更欢了，直笑得弯了腰，脑门砸到了课桌上，鼻子又酸又疼，眼泪也流了出来。哎哟哟，我揉着脑门，气儿都快笑断啦！

“不许笑！”苏校长三步两步走到教室前，“咚咚咚”捶响了讲台，“我看谁还笑？！”她居高临下地喊，嗓音几乎破了。

在苏校长威严的震慑下，同学们都不敢笑了。我呢，强忍猛憋，脑袋都快爆炸了，总算把笑收了回去。

“胡求发!”苏校长紫涨了脸,胸脯一起一伏,“你也太放肆了,竟敢当众骂老师!”

“我没有啊!”胡求发一脸茫然,像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你装什么糊涂!”苏校长怒气冲冲地说。

“我怎么装糊涂了?”胡求发嘟囔。

“你——你管谁叫老鼠?!”苏校长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胡求发的眼睛眨了又眨,越发显得无辜,半天,他才一拍脑袋,像是突然醒悟了,“哦哦哦,我我我、我没说您、您您您是老鼠,我我我是——”胡求发结结巴巴的,他有个毛病,一着急说话就结巴,越着急就越结巴。

“你——你还骂?”苏校长的嘴唇不住地哆嗦,看样子愤怒到了极点,“你也太不像话了!”

“真真真、真的有老老老、老鼠——”胡求发急得说不出话,回头朝后看。

我也扭头,那母老鼠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哈哈……”同学们一个个笑得东倒西歪。

“胡求发,我看你存心捣乱!”苏校长的眼镜都气歪了。

“我我我、我没……”胡求发为自己大声辩解,但他的声音被同学们的哄笑淹没了。

“胡求发,你别装蒜!我还不知道你吗?你劣迹斑斑,一肚子坏水!”苏校长气得唾沫星乱飞,“你逃学旷课,打架斗殴,抄袭作弊,门门不及格,哪样坏事少得了你,啊?!”说着,她转过身,指着黑板上的糖胶说,“这是你干的吧?”

“不是。”胡求发说。

“不是你是谁?”苏校长厉声问。

“是老鼠。”胡求发咕哝。

底下又是笑声一片。

“什么?”苏校长端庄的脸庞扭曲了,她“砰”地一拍桌子,大声喝道,“这老鼠不是别人,就是你!哼,除了你,谁也做不来,坏事都让你做尽了!你呀,就是一只无恶不作的坏老鼠!去,把黑板上的糖胶给我抠下来。”

胡求发站着不动,亮晶晶的汗珠布满了额头。





“那好，”苏校长扶了扶眼镜，深吸了一口气，“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实话告诉你，我早就不想要你了，要不是你父母找我，说尽了好话让你留级，我怎么能要你这种人呢？什么东西，朽木不可雕也，拖全校的后腿，学校的声誉都让你糟践了……”

苏校长越说越多，胡求发的汗水流了满脸。

“报告老师！”罗大峡忽然举起了手。

“干什么？”苏校长瞪着他。

“这事不怪胡求发，不是他的错，他没骂您。”罗大峡喃喃地说。

“你想干什么？替胡求发求情？”苏校长冷冷地说了一句，随后朝罗大峡走去，“我差点儿忘了你！你给我说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她挥舞着手里的纸条，仿佛在向他示威。

完啦，这一回我死定啦！我吓得低了头。可罗大峡又不作声了。

“罗大峡，问你话哪！这纸条是怎么回事？”苏校长又问。

罗大峡依然不语。

“告诉你罗大峡，你躲不过去。”苏校长愤愤地说，“这事我会查清楚的。”

“老师，”罗大峡猛地说，“纸条是我写的，也是我画的。”

“是你？”苏校长注视着他，把嘴一撇，“你有这本事？”说着，她打开了那纸条，看了一下，忽然，她把目光转向了我。

我的呼吸差点停止了。

“画得不错嘛，罗大峡，你还有这个特长，不简单啊！”苏校长的口气带着明显的嘲讽。

罗大峡低了头。我听见了自己“咚咚”的心跳。

“罗大峡，你这样做对得起谁啊？”苏校长的声音变得低沉了，“是对得起你死去的父母，还是对得起你含辛茹苦的爷爷，啊？！”

教室里鸦雀无声，苏校长也沉默了。听同学讲，罗大峡很小的时候，他的妈妈就去世了，他爸爸是郊区的农民，暑假来我们学校打工，干活时不慎从楼顶上掉下来摔死了。学校为了赔偿他家的损失，让罗大峡免费来上学。否则像罗大峡这样一个普通农民的孩子，是不可能到我们学校来上学的。我们万浩小学是新建的学校，环境好，名气大，收费高，人称“贵族学校”。

“罗大峡，你知道你爷爷为什么非要让你上我们学校吗？在原来的学校不是也很好嘛。”

罗大峡的脑袋扭向一边，还是不吱声。苏校长伸出一只手，扳过他的头，“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你爷爷他是望子成龙，希望孙子能上最好的小学，以后读最好的中学，将来考最好的大学！你说，我说得对不对？”

罗大峡仍不说话。

“你很聪明，学习也不错，学校收了你，希望你能创造奇迹，为同学们做个榜样。可是，看看你自己，都干了些什么？上课传纸条，变着法骂老师，表面老实，原来蔫坏！”说到这里，苏校长的嗓门提高了八度，“你爷爷望子成龙，可你成了什么？”她微微“哼”了一声，“我看，你和胡求发一样，成了一只不折不扣的坏老鼠！”

同学们又笑开了，我也咧了咧嘴。

“算了，不跟你们费口舌了。”苏校长气呼呼地说，“你们俩给我听清楚，要是不愿意学习，可以走人，学校不留。今天就通知你们家长，明天到学校来……”

听苏校长这么一说，我的心就像开锅的水翻腾开了：难道，苏校长要开除他们？这事儿可闹大啦！我想站起来承认，说纸条上的画是我画的，可我的两腿发软，嘴唇直哆嗦，站不起，也说不出。

苏校长走到教室前面，神情严肃地环视着全班：“同学们，传纸条，骂老师，这种行为是可耻的！然而，我们的同学，对这种事不但不气愤，反而笑，这说明了什么，啊？！”

教室里死一般的静。

“这说明我们的同学好坏不分，是非不明，不知好歹——”苏校长把那个“歹”字拉得很长，末了还拐了个弯。说完，她的目光又一次对准了我。

我立刻垂下眼睛，就像做了亏心事。

“继续做卷子。”苏校长下了命令。

同学们都埋头写起来，只有我呆呆地坐着，心里乱糟糟的。

“你怎么还不写？”是苏校长的声音，妈呀，不知什么时候，她来到了我身边。我慌忙抓起笔，假装低头看卷子，用余光看着她的皮鞋。凭我的直觉，一场暴风雨要临头了。





“豁出去了，”我想，“如果她问我，我就承认纸条的事儿。”这样一想，我的心踏实了许多。可是，她什么也没问。

“求求你，苏校长，快问吧！”我心里企盼。

大约一分钟过去了，她仍然立在那里，一言不发。我忍不住了，怯生生地抬起头，目光正与她的眼睛相对。她死死地盯着我，眼光像火一样灼人，嘴角向下一撇，挥了挥手里的纸条，递到我眼前。我伸手想拿，她又把纸条收了回去，一丝冷笑挂在脸上。接着，她一下一下地撕纸条，撕一下，看我一眼，那神态分明在说：“我知道，是你画的！”

唉，我暗自悲叹，苏校长算把我看透了，她的眼睛简直像X光机。撕完纸条，她把碎纸揉成一团，往我的桌上一摔，转身走到教室前面，找出一把小刀，用力地抠起粘在黑板上的糖胶。

抠掉了糖胶，苏校长回过身，冷冷地甩出了一句：“不做完卷子，谁也不许回家！”说完，便大步流星地走出了教室。

教室里一片写字的刷刷声。我也想做卷子，可我的脑袋发木，刚才发生的一切，把我搅糊涂了。我恨自己是胆小鬼，不敢承认纸条的事儿。胡求发没骂老师，罗大峡也没画漫画，一切的一切都怪我，都是我的错，如果他俩被开除，我的罪过就更大了。我不敢往下想了，我惭愧无比，苏校长说他们是老鼠，我才是老鼠，一只吓破了胆的老鼠。

唉，我怎么总是这样，在老师面前，温顺得像只小羊；老师一离开，欢快得像头小鹿。我成了两面派，可我不想这样，真的不想。还有一点我想不通，苏校长明知纸条上的画是我的杰作，为什么不批评我呢？那会儿，我也看老鼠来着，就凭她那火眼金睛，怎么能只看到我的左右同桌，而偏偏没看到我呢？

琢磨了半天，我想出了答案：苏校长没有当众批评我，是给我留了面子。她和我妈是中学同学，我能转入这所学校，就是走了这个“后门”。我妈常在电话里跟苏校长聊天。听妈妈说，我们少交了一半的赞助费呢。想到这里，我的心情更沉重了，后悔不该画那张画，还害了身边的两个男生。我怀着内疚去偷看他俩，这个胡求发，站着也不老实，嘴里还嚼着什么。再看罗大峡，他低着脑袋，眼睛四下乱瞟，大概还在找那只母老鼠吧。我也悄悄向后溜了一眼，哪里还见那老鼠的身影！

我的脑子里又浮现出那母老鼠的样子，它灵巧的动作、优雅的举止、硕大的肚子、奇怪的尾巴，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到哪里去了？什么时候生小鼠崽？在哪里生小鼠崽？能生几个小鼠崽？一个接一个的问号在我脑子里闪现。

下课铃声响了，教室里热闹起来。魏智明第一个跳起来大叫：“胡求发，罗大峡，坏老鼠！”班里数他最咋呼，教室里一安静，他就不舒服。当然，要在没有老师的场合下。

“坏老鼠！坏老鼠！”聂均均和邱晓阳也跟着喊，他们就喜欢凑热闹。

“老鼠吃了豹子胆，还敢骂老师！”说话的是周劲，他是班里的学习委员，外号“周扒皮”。他脑子聪明，口齿伶俐，净是鬼点子。“哎，你们听过老鼠吃豹子胆的故事吗？”他问那几个男生，见他们摇头，又讲，“从前有两只老鼠，吃了豹子胆，就去猫家串门，结果被猫吃掉了。”讲完，他笑嘻嘻地说，“你们说，胡求发和罗大峡像不像这两只老鼠？”

“像，太像了！”他们几个喊，“他们俩，一只胖老鼠，一只瘦老鼠。”

“一个是城里老鼠，一个是乡下老鼠！”周劲说。

“一只白老鼠，一只黑老鼠。”邵晓阳一唱一和。

“一个……，一个……”

这几个男生，平时就喜欢拿胡求发和罗大峡开心，这下又有了开涮的机会。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趣，教室里响起此起彼伏的嬉笑声。

要是在平时，我也会跟着笑。可此时此刻，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反而听着很别扭。我看了看罗大峡，他像没事人似的，埋头在做卷子；再看看胡求发，大胖脸涨得通红，气呼呼地向那几个男生走过去。猛地，他扑向了魏智明，魏智明一闪躲开了。胡求发一个趔趄，险些摔倒，又横着身子去撞邵晓阳，邵晓阳也避开了，这次胡求发没站稳，朝旁边的椅子倒下去，周劲一抽椅子，“扑通”一声，胡求发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哈哈——”同学们大笑，我也禁不住笑了。

胡求发扒着课桌想站起来，不料一使劲，把桌子扳倒了，桌上的书、笔撒了一地。

“你这个笨老鼠，给我拣起来！”周劲大声命令，那是他的课桌。

“坏老鼠，拣起来！”那几个男生也跟着起哄。